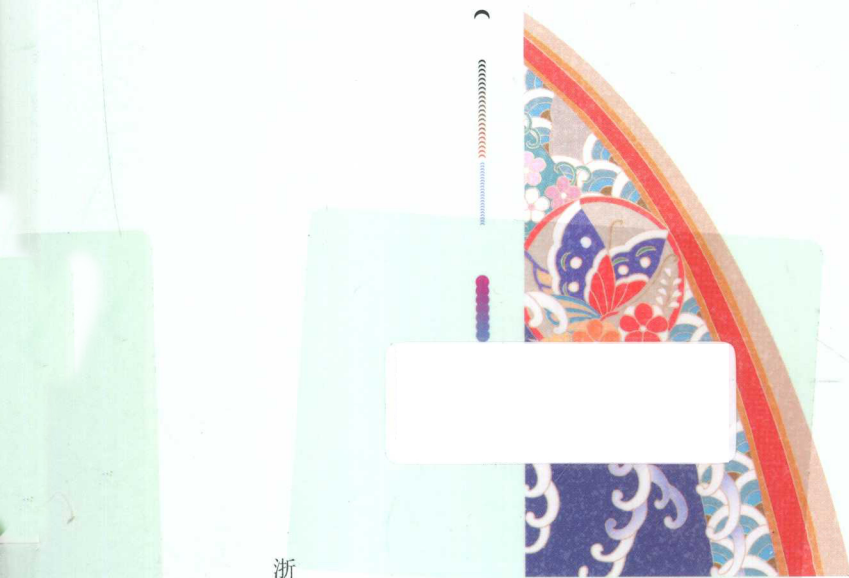


陈蔚文 著

# 未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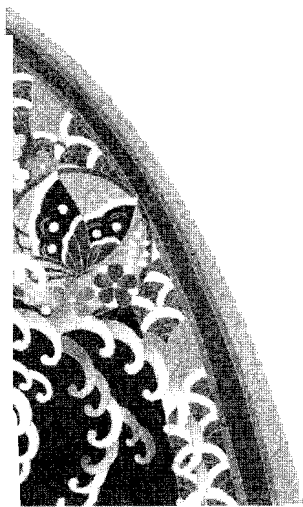
· 流动的味蕾  
· 童话里的迎娶模式  
· 马贡多镇的纸条  
· 鸭蛋粉伴侣  
· 瑜伽或写作  
· 华丽缘

浙江文艺出版社



陈蔚文  
著

# 未有期



浙江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未有期 / 陈蔚文著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 1

(私房书)

ISBN 978-7-5339-3523-8

I ①未 II ①陈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9483 号

## 未有期

---

作 者 陈蔚文

责任编辑 曹洁 郭贤路

封面设计 成朝晖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48 千字

印 张 7 625

插 页 1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出 版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发 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 址 [www.zjwycbs.cn](http://www.zjwycbs.cn)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339-3523-8

定 价 22.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 目 录

### 乃发生

尘埃 / 003

车厢 / 008

比铁轨更长 / 017

去北方 / 021

上海,七个地址 / 031

琐物记 / 048

在河下 / 052

流动的味蕾 / 059

节气之食 / 063

至味 / 066

地下河 / 070

孤岛 / 074

马贡多镇的纸条 / 079

说 / 085

柿上有霜 / 091

| 以爱之名 / 095

**若比邻**

旅途红绿 / 101

低处的光 / 107

她们 / 112

路经者 / 117

与“半”字有关的街道 / 124

八大美人 / 134

当你十八 / 143

**未有期**

暴力 / 153

未竟之路 / 160

开白花的“蒂阿瑞” / 164

最熟悉的陌生人 / 168

阅读“便利贴” / 172

三个母亲 / 182  
童话里的迎娶模式 / 187  
瑜伽或写作 / 190  
焰 / 194  
有韵 / 204  
繁华扰是梦 / 208  
恰许同学年少 / 211  
共鸣 / 214  
“鸭蛋粉伴侣” / 219  
书店 / 224  
镜子 / 228  
华丽缘 / 230  
论 LOGO 的具象化 / 234  
幻象 / 237

乃  
发  
生



## 尘埃

F 说起一位女亲戚，早年是大家闺秀，丈夫病逝时她不到 30 岁，带着 3 个孩子再未改嫁，尽心将孩子抚养成人。她待亲朋礼数周到，家里收拾得一派明净，她自己虽已近知命之年，却依然秀丽雅致。在大家眼里，她近乎完人，集合了女性身上的所有美德。

F 那时大概十几岁，女亲戚在她眼中不啻为嘉言懿行的典范，直到有一次——那时院里若干人家共用一间开水房，有一回母亲找女亲戚有事，女亲戚不在，F 去开水房找，发现午后空荡荡的开水房里，只有女亲戚一人。

F 在门外看见，女亲戚把自家暖水瓶的瓶塞迅速取下，与另一只暖水瓶的木塞调换。她背对着门，没发现门外的 F。

F 当场呆掉，然后立即回身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很难受，因为在那个午后，她心中的偶像坍塌了，开水房里的这一幕瓦解了女亲戚之前的所有美德。她竟是这样的人！这样市侩、计较，这样鸡零狗碎，连一只瓶塞都要偷偷与邻人调换。

瓦解的不仅是某个人的形象，还有 F 心里那份更深刻意义上的期望也随之破灭了。

那次的事，F 未与旁人说，像是她自己做了件羞耻之事。后来

有一次，她忍不住对母亲说起，母亲却很平静地对 F 指出女亲戚不易：一个女人家无人帮衬，凡事靠自己，要撑起这番日子，人后肯定也不知咽了几多眼泪。有时，想占一点便宜，也是可以理解的……要体谅她。

母亲这番话使 F 对女亲戚有了些谅解，也影响了她一生对人的看法，那就是：人都有各自“生而为人”的破绽，那背后，是形成破绽的不同命运背景——越大的破绽后，往往是越深的命运罅隙。

这件事母亲没再对任何亲朋提起，见了女亲戚一切如故，热情，客气，完全是对一个体面人应有的招待。

F 自己后来也经历不少事，包括经历一场骤然的婚变。终究她选择了宽宥。

都是肉身凡胎，品性教养虽有高下之分，作为人的局限却都难免。“谁能理解人心的奥秘呢，那些只希望从人心里寻到高尚情操和正常感情的人肯定是不理解的。”早年的 F 也不理解，她依据自己对完满美德的理想，把女亲戚供奉在一座心灵的神坛上，但女亲戚的真实人生她又何尝有机会走进？那背后不便为人窥探的局促、窘迫、纠葛……或许，女亲戚的体面有多大，不为人知的隐秘就有多深！

曾看过一个讨论“你所不了解的父母”的帖子。有人说起自己小时候去父亲单位玩，临近春节，办公室发了带鱼，他父亲在同事

还没来上班前，从抽屉里掏出把小秤，飞快地将那堆带鱼挨个儿称了下，挑了最重的一袋搁到办公桌下。而父亲平时在众人眼中的形象是大度与慷慨的。

有人说，平素很严谨、穿着保守，连电视里亲热些的镜头都不准她看的母亲，有回带她去和朋友吃饭。吃到一半，她弯腰捡拾东西时，竟发现母亲和邻座男人腿挨着腿，紧紧地贴靠在一起！

还有人说，有一次，她无意中听见父母讨论自己婆家的事，说是婆家遭了些不幸，小儿子和人产生纠纷，犯了些事被判刑。父母用讥讽的口气说她公婆管教不力：“谁知是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呢！”

“从他们的那一句话里，我听出了那种特别不善，甚至有几分恶毒的东西。”发帖者说，她平时觉得父母是仁厚的，对叫花子都有几分怜悯，为何亲家遭了祸事他们却这般态度呢，她想不明白。

.....

述平的小说《某》讲述了一个在小城火车站当检票员的女人，有一次她和一个外地旅客发生了激烈争吵，那人掉头走了。当晚她下班以后，他劫持了她，逼着她去了一个僻静处，强奸了她。

“你太狂了，我要治你一下！”他象征性地匆匆强奸了她一下，表明他的确不是为强奸而强奸，只是为了“治她一下”。

一个人骑车往家走时，她想起了魁梧的装甲兵丈夫，“她相信

如果那个强奸她的男人站在他面前他会杀了他。可是，难道他不也和她一样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渴望着女人吗？她深知这种渴望并不是对某个具体的男人或某个具体的女人的渴望，这种情况就像在梦中发生的那样，他或她完全可能以另外的一种面貌出现。”

令她不可思议的是，在这场强奸中，她竟然捕捉到了对男人最深切的渴望！她为这一点感到非常羞耻。

之后，她和一个偶遇的外地男人好上了，这男人叫老周，是个众人眼中的“正经人”（包括对配偶的忠诚）。两人好上后，花样迭出，她给老周写火热的信，他让她寄给他最好的朋友何凯转。实际上，“何凯”就是他本人。当男人老周在某一天变成了一个名叫何凯的人的时候，他迸发出了令人无法洞悉的疯狂。

疯狂的何凯与温文尔雅的老周，哪个更接近真相？

“另一重面貌”，述平在这篇小说中，在那些繁杂的情节里所欲呈现的不过就是这一句。

那一重面貌，不能以简单的道德或公理之类概述，那是一种藏匿更深，或许连你自己都要矢口否认的所在！

是个冬天，冷使空气显得分外洁净。睡前，拧开一盏很久没用过的白炽台灯——这一刹那，我看见灰尘在灯光中正四下飞舞！它们原来根本没被冷所定格，它们正附着在每样物体的表面上，头发、眼睑、嘴唇……那青天白日里我们不曾觉察的灰尘，正洋洋洒洒地奔

跑，随呼吸进入肺腔，进入体内更深处——人无时无刻不在吐纳灰尘的过程中活着！

尘埃从未停止过运动，就像人的内心从未抛开过复杂的欲念……那些幽晦的，不欲为外人道，甚至不欲为亲人道的念头，它们如灰尘簇拥，舞荡内心。

在这杂质构成的世界中，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只是影视热衷塑造的假象。真实的人性里滋生着各种不可知的事物，正如死非生的对立，而时刻潜伏在生之中一样，那些沉浮在人心中“尘埃”也是人性豢养的一部分。

村上春树曾说喜欢有破绽的长相，如此才有力量。而有破绽的内心则昭示了人之复杂。难以言尽的驳杂人性如同雄伟山川外那些灌木溪涧的阴影与回声。在那些摇摆不定的幽昧阴影中，你能看见众生，更得以窥见自我。

## 车厢

### 1

那年代，公共汽车是主要交通工具。车票 5 分，后涨到 8 分，再是一角，视路程远近定价，售票员须有好记性和练就一双鹰眼，看谁揩油多坐了站，也因此常扯出纠纷。此外，站台里常有为逃票者而设的查票员——现在看来，那点车费真不值得动用这么些人力，这岗位更像为监督百姓道德和社会风气而设。

那时常坐公交车去城市另一头的外婆家。乘旧电车每周摇晃一次，不知不觉中，外公晃没了，临江老房拆迁了，舅舅和姨妈们陆续成家生子，鸟散于城市枝丫。

青春期，就读学校在远郊，公交异常难挤，使得这段生涯如同严酷的流放——当 10 路车出现，离着还有老远，候车者便如背水一战的亡命之徒般猛扑过去，撕搏成一团，我因此毕业 20 年后还记得它是 10 路车。后来写过一本小说《雨水正白》，在郊区上班没几天的女主人公因车太拥挤下错了站，导致一生命运的转捩。这篇小说是有原型的——我母亲同事的女儿，在大雨中返校下错了站，误入同

条路上的火葬场，就此患上精神病，三十多岁辞世。

毕业时，我不但毫不伤感，反而有逃生般的喜悦——总算逃出了郊外这一段荒僻之路！不止是地理意义上的荒僻。

祝福今天 10 路车的乘客们！愿你们都平安，车厢宽敞，前路光明。

## 2

生长在这个城市，我对它的熟悉只囿于以家和单位为中心的一个狭小半径。多年前，忘了去哪儿了，下公交后来到一处叫“葡萄架巷”的地方——无非是老墙、房子、驳杂小店，但它有种清新的陌生感。我穿过它，仿佛穿过一个陌生的城市与时空。小巷阒寂，我好奇那几扇半闭的院门后是否真有几架浓荫匝地的葡萄，架上葡萄青绿，等热风一点点将它们吹紫。

我再没到过那条巷子。城市也好，人也罢，其实和你有交集的永远只是那极窄的一抹。

这个城市里还有条路叫上水路，让人想到上善若水，泽及万物。有次坐车路经“十字街”，普通的一个路名，但让人想起“查令十字街 84 号”，以及那位纽约女作家海莲和伦敦一家旧书店的书商弗兰克之间的书缘。他们 20 年间从未谋面，相隔人海，深情厚谊莫逆于心，也因此每年都有世界各地书迷到伦敦查令十字街朝圣。

曾与一人同行，车到“天灯下”站。“天灯下”，这名听去有高旷的济世襟怀，事实上，这里壅塞着本地最市井的摊档铺肆，小贩们以各自人生里习攒的技艺发奋立足——市集喧嚣中，谁又能说神不是隐身于最伦俗的市井中？

### 3

有阵子上班坐条新的公交线路，沿途道路冷僻。“第三机修厂”、“雪白面粉店”、“父子轮胎铺”、“杨氏锁业”……一律门面灰扑，像自身也没法确定能开多久。路尽头转弯处是一座沉重与寂寞等量的立交桥，桥下的油条摊倒有几分生气，炸好的油条码在铁架子上漏油，车辆卷起阵阵灰尘。首如飞蓬、身穿睡衣的女人买了边走边咬，手上的油怕是等一歇要揩到麻将牌上。

骄阳射得马路白晃晃一片，路旁荒草丛生，旧楼的窗外晾挂着咸鱼般的内衣和年深日久的炸肉皮。汽车咣当作响，乘客远未满座，但车却行驶得如此力不从心，像前头司机疲倦的背影！

路边楼里，某扇窗后有个男人，油烟从窗内逸出。窗框污黯，框着他像一幅画，也许可以取名《中年》。我胡思乱想着：他可能在这楼里成长，度过青春，娶妻生子。他可能正在炸肉皮，那挂了许久、颜色发乌的肉皮，在热油里膨胀，把时间分子从气孔里挤出。昏暗的光线中，他炸肉皮的背影不知何时变得同他死去的父亲一模

一样，让经过的老邻居吓了一跳！

4

“青春是危险的”，这句话一定还包含青春期的公交。有多少女孩的成长是在公交车厢里完成的呢？

少女时期，有天接到女同学 W 惊魂未定的电话，她快哭出来了，说刚才在公交车上有个男人……他一直尾随她下车，快到家时，她拼命跑，伞都没收拢就冲进了楼道。

W 没有展开描述那男人在公车上的行径，她在语言上绕过了这段羞耻，好像描述一次会使猥琐重演一回……

我安抚了她半天，竭力用轻松的口气表示这种事挺正常，很多女孩都碰到过。“比如我”，这三字被我咽下去了，我想她的事况显然更严重，我碰上的事与之相比，也许不值一提——那男人一直企图握住我扶在栏杆上的手，我紧张移动，他像戏弄一只兔子般追逐着，我面红耳赤，羞窘万分，我的手再不能下移时，僵在扶栏某处，他的手迅速滑下覆盖在我手上，一只陌生男人涌动着欲火的手掌！他的脸——我没细看，是一张装着若无其事的平静混迹于车厢里的脸！这张脸兴许带着“平静”担负着其他社会角色：儿子、同事或丈夫。他的熟人，大概没人知道他这一刹手掌的落点。

他也许觉得这是个有趣的游戏，调戏一位少女以打发公交上的